

第十四卷

xxxxxxxxxxxxxxxx

闹樊楼多情周胜仙

太平时节日偏长，处处笙歌入醉乡。

闻说鸾舆且临幸，大家拭目待君王。

这四句诗乃咏御驾临幸之事。从来天子建都之处，人杰地灵，自然名山胜水，凑着赏心乐事。如唐朝，便有个曲江池①；宋朝，便有个金明池②，都有四时美景，倾城士女王孙，佳人才子，往来游玩。天子也不时驾临，与民同乐。如今且说那大宋徽宗朝年，东京金明池边，有座酒楼，唤作樊楼。这酒楼有个开酒肆的范大郎，兄弟范二郎，未曾有妻室。时值春末夏初，金明池游人赏玩作乐。那范二郎因去游赏，见佳人才子如蚁。行到了茶坊里来，看见一个女孩儿，方年二九，生得花容月貌。这范二郎立地多时，细看那女子，生得：

色色③易迷难拆。隐深闺，藏柳陌；足步金莲，腰肢一捻，嫩脸映桃红，香肌晕玉白。娇姿恨惹狂童，情态愁牵艳客。芙蓉帐里做鸾凰，云雨此时何处觅。

原来情色都不由你。那女子在茶坊里，四目相视，俱各有情。这女孩儿心里暗暗地喜欢，自思量道：“若还我嫁得一个似这般子弟，可知①好哩。今日当面挫过，再来那里去讨？”正思量道：“如何着个道理和他说话，问他曾娶妻也不曾。”那跟来女使和奶子⑤，都不知许多事。你道好巧，只听得外面水盞响。女孩儿眉头一纵，计上心来，便叫：“卖水的，倾一盞甜蜜蜜的糖水来。”那人倾一盞糖水在铜盂儿里，递与那女子。那女子接得在手，才上口一呷，便把那个铜盂儿望空打一丢，便叫：“好，好！你却来暗算我！你道我是兀谁⑥？”那范二听得道：“我且听那女子说。”那女孩儿道：“我是曹门里周大郎的女儿；我的小名叫作胜仙小娘子，年一十八岁，不曾吃人暗算。你今却来算我！我是不曾嫁的女孩儿。”〔眉批〕比《西厢记》说白，更觉对付有情。这范二自思量道：“这言语跷蹊，分明是说与我听。”这卖水的道：“告小娘子，小人怎敢暗算！”女孩儿道：“如何不是暗算我？盞子里有条草。”卖水的道：“也不为利害。”女孩儿道：“你待算我喉咙，却恨我爹爹不在家里。我爹若在家，与你打官司。”奶子在旁边道：“却也耐这厮！”茶博士见里面闹炒，走入来道：“卖水的，你去把那水好好挑出来。”对面范二郎道：“他既过来⑦与我，（如何）⑧我不过去？”随即也叫：“卖水的，倾一盞甜蜜蜜糖水来。”卖水的便倾一盞糖水在手，递与范二郎。二郎接着盞子，吃一口水，也把盞子望空一丢，大叫起来道：“好，好！你这个人真个要暗算人！你道我是兀谁？我哥哥是樊楼开酒店的，唤做范大郎，我便唤做范二郎，年登一十九岁，未曾吃人暗算。我射得好弩，打得好弹，兼我不曾娶浑家。”卖水的道：“你不是风！是甚意思，说与我知道？指望我与你做媒？你便告到官司，我是卖水，怎敢暗算人！”

范二郎道：“你如何不暗算？我的盂儿里，也有一根草叶。”女孩儿听得，心里好欢喜。茶博士入来，推那卖水的出去。女孩儿起身来道：“俺们回去休。”看着那卖水的道：“你敢随我去？”这子弟思量道：“这话分明是教我随他去。”只因这一去，惹出一场没头脑官司。正是：

言可省时休便说，步宜留处莫胡行。

女孩儿约莫去得远了，范二郎也出茶坊，远远地望着女孩儿去。只见那女子转步，那范二郎好喜欢，直到女子住处。女孩儿入门去，又推起帘子出来望。〔眉批〕步步是女孩儿情，胜于男子一倍。范二郎心中越喜欢。女孩儿自入去了。范二郎在门前，一似失心风⑨的人盘旋，走来走去，直到晚方才归家。且说女孩儿自那日归家，点心也不吃，饭也不吃，觉得身体不快。做娘的慌问迎儿道：“小娘子不曾吃甚生冷？”迎儿道：“告妈妈，不曾吃甚。”娘见女儿几日只在床上不起，走到床边问道：“我儿，害甚的病？”女孩儿道：“我觉有些浑身痛，头疼，有一两声咳嗽。”周妈妈欲请医人来看女儿；争奈员外出去未归，又无男子汉在家，不敢去请。迎儿道：“隔一家有个王婆，何不请来看小娘子？他唤作‘王百会’，与人收生⑩，做针线，做媒人，又会与人看脉，知人病轻重。邻里家有些些事，都浼⑪他。”周妈妈便令迎儿去请得王婆来，见了妈妈，妈妈说女儿从金明池走了一遍，回来就病倒的因由。王婆道：“妈妈不须说得，待老媳妇与小娘子看脉自知。”周妈妈道：“好，好！”迎儿引将王婆进女儿房里。小娘子正睡里，开眼叫声：“少礼。”王婆道：“稳便！老媳妇与小娘子看脉则个。”小娘子伸出手臂来，教王婆看了脉。道：“娘子害的是头疼，浑身痛，觉得恹恹地恶心。”小娘子道：“是也。”王婆道：“是否？”小娘子道：“又有两声咳嗽。”王婆不听得，万事皆

休，听了道：“这病跷蹊！如何出去走了一遭回来，却便害这般病！”王婆看着迎儿、奶子道：“你们且出去，我自问小娘子则个。”迎儿和奶子自出去。王婆对着女孩儿道：“老媳妇却理会得这病。”女孩儿道：“婆婆，你如何理会得？”王婆道：“你的病唤做心病。”〔眉批〕想王婆少时也是过来人。女孩儿道：“如何是心病？”王婆道：“小娘子，莫不见了什么人，欢喜了，却害出这病来？是也不是？”女孩儿低了头了，叫：“没。”王婆道：“小娘子，实对我说。我与你做个道理，救了你性命。”那女孩儿听得说话投机，便说出上件事来，“那子弟唤作范二郎。”王婆听了道：“莫不是樊楼开酒店的范二郎？”那女孩儿道：“便是。”王婆道：“小娘子休要烦恼，别人时，老身便不认得。若说范二郎，老身认得他的哥哥嫂嫂，不可得的好人。范二郎好个伶俐子弟。他哥哥见教我与他说亲。小娘子，我教你嫁范二郎，你要也不要？”女孩儿笑道：“可知好哩。只怕我妈妈不肯。”王婆道：“小娘子放心，老身自有个道理，不须烦恼。”女孩儿道：“若得恁地时，重谢婆婆。”王婆出房来，叫妈妈道：“老媳妇知得小娘子病了。”妈妈道：“我儿害什么病？”王婆道：“要老身说，且告三杯酒吃了却说。”妈妈道：“迎儿，安排酒来请王婆。”妈妈一头请他吃酒，一头问：“婆婆，我女儿害什么病？”王婆把小娘子说的话，一一说了一遍。妈妈道：“如今却是如何？”王婆道：“只得把小娘子嫁与范二郎。若还不肯嫁与他，这小娘子病难医。”妈妈道：“我大郎不在家，须使不得。”王婆道：“告妈妈，不若与小娘子下了定，等大郎归后，却做亲。且眼下救小娘子性命。”妈妈允了道：“好，好，怎地做个道理？”王婆道：“老媳妇就去说，回来便有消息。”

王婆离了周妈妈家，取路径到樊楼来，见范大郎正在柜身

里坐。王婆叫声万福，大郎还了礼道：“王婆婆，你来得正好。我却待使人来请你。”王婆道：“不知大郎唤老媳妇做什么？”大郎道：“二郎前日出去归来，晚饭也不吃，道：‘身体不快。’我问他那里去来，他道：‘我去看金明池。’直至今日不起，害在床上，饮食不进。我待来请你看脉。”范大娘子出来，与王婆相见了。大娘子道：“请婆婆看叔叔则个。”王婆道：“大郎，大娘子，不要入来，老身自问二郎，这病是甚的样起？”范大郎道：“好，好！婆婆自去看，我不陪你了。”王婆走到二郎房里，见二郎睡在床上。叫声：“二郎，老媳妇在这里。”范二郎闪开眼道：“王婆婆，多时不见，我性命休也。”王婆道：“害甚病便休？”二郎道：“觉头疼恶心，有一两声咳嗽。”王婆笑将起来。二郎道：“我有病，你却笑我！”王婆道：“我不笑别的，我得知你的病了。不害别病，你害曹门里周大郎女儿；是也不是？”二郎被王婆道着了，跳起来道：“你如何得知？”王婆道：“他家来教我说亲事。”范二郎不听得说，万事皆休，听得说，好喜欢。正是：

人逢喜信精神爽，话合心机意趣投。

当下同王婆厮赶着出来，见哥哥嫂嫂。哥嫂见兄弟出来，道：“你害病，却便出来？”二郎道：“告哥哥，无事了也。”哥嫂好快活。王婆对范大郎道：“曹门里周大郎家，特使我来说二郎亲事。”大郎欢喜。话休絮烦。两下说成了，下了定礼，都无别事。范二郎闲时不着家，从下了定，便不出门，与哥哥照管店里。且说那女孩儿闲时不做针线，从下了定，也肯做活。两个心安意乐，只等周大郎归来做亲。三月间下定，直等到十一月间，等得周大郎归，少不得邻里亲戚洗尘。不在话下。到次日，周妈妈与周大郎说知上件事。周大郎道：“定了未？”妈妈道：“定了也。”周大郎听说，双眼圆睁，看着妈

妈骂道：“打脊老贱人！得谁言语，擅自说亲！他高杀^⑫，也只是个开酒店的。我女儿怕没大户人家对亲，却许着他，你倒了志气，干出这等事，也不怕人笑话。”〔眉批〕此老杀风景。正恁的骂妈妈，只见迎儿叫：“妈妈，且进来救小娘子。”妈妈道：“做甚？”迎儿道：“小娘子在屏风后，不知怎地气倒在地。”慌得妈妈一步一跌，走向前来，看那女孩儿，倒在地下：

未知性命如何，先见四肢不举。

从来四百四病，惟气最重。元来女孩儿在屏风后听得做爷的骂娘，不肯教他嫁范二郎，一口气塞上来，气倒在地。妈妈慌忙来救，被周大郎牵住，不得他救。骂道：“打脊贼娘！辱门败户的小贱人，死便教他死，救他则甚？”迎儿见妈妈被大郎牵住，自去向前，却被大郎一个漏风掌^⑬，打在一壁厢，即时气倒妈妈。迎儿向前救得妈妈苏醒，妈妈大哭起来。邻舍听得周妈妈哭，都走来看。张嫂，鲍嫂，毛嫂，刁嫂，挤上一屋子。原来周大郎平昔为人不近道理，这妈妈甚是和气，邻舍都喜他。周大郎看见多人，便道：“家间私事，不必相劝。”邻舍见如此说，都归去了。妈妈看女儿时，四肢冰冷。妈妈抱着女儿哭。本是不死，因没人救，却死了。周妈妈骂周大郎：

“你直恁地毒害！想必你不舍得三五千贯房奁，故意把我女儿坏了性命！”周大郎听得，大怒道：“你道我不舍得三五千贯房奁，这等奚落我！”周大郎走将出去。周妈妈如何不烦恼。一个观音也似女儿，又伶俐，又好针线，诸般都好，如何教他不烦恼！离不得周大郎买具棺木，八个人抬来。周妈妈见棺材进门，哭得好苦！周大郎看着妈妈道：“你道我割舍不得三五千贯房奁，你那女儿房里，但有的细软，都搬在棺材里。”只就当时，教仵作^⑭人等入了殓。即时使人分付管坟园张一郎，

兄弟二郎：“你两个便与我砌坑子。”分付了毕。话休絮烦。功德水陆也^⑮不做，停留也不停留，只就来日便出丧。周妈妈教留几日，那里拗得过来。早出了丧，埋葬已了，各人自归。

可怜三尺无情土，盖却多情年少人。

话分两头。且说当日一个后生的，年三十余岁，姓朱名真，是个暗行人^⑯。日常惯与件作的做帮手，也会与人打坑子。那女孩儿入殓及砌坑，都用着他。这日葬了女儿回来，对着娘道：“一天好事投奔我，我来日就富贵了。”娘道：“我儿有甚好事？”那后生道：“好笑，今日曹门里周大郎女儿死了，夫妻两个争竞道，‘女孩儿是爷气死了’，斗彗气。约莫有三五千贯房奁，都安在棺材里。有恁地富贵，如何不去取之？”那做娘的道：“这个事，却不是耍的事。又不是八棒十三的罪过^⑰，又兼你爷有样子。二十年前时，你爷去掘一家坟园，揭开棺材盖，尸首觑着你爷笑起来。你爷吃了那一惊，归来过得四五日，你爷便死了。孩儿，切不可去，不是耍的事！”朱真道：“娘，你不得劝我。”去床底下拖出一件物事来，把与娘看。娘道：“休把出去罢！原先你爷曾把出去，使得一番，便休了。”朱真道：“各人命运不同。我今年算了几次命，都说我该发财。你不要阻当我。”你道拖出的是甚物事？原来是一个皮袋，里面盛着些挑刀斧头，一个皮灯盏，和那盛油的罐儿，又有一领蓑衣。娘都看了，道：“这蓑衣要他做甚？”朱真道：“半夜使得着。”当日是十一月中旬，却恨雪下得大。那厮将蓑衣穿起，却又带一片，是十来条竹皮编成的一行，带在蓑衣后面。原来雪里有足迹，走一步，后面竹片扒得平，不见足迹。〔眉批〕大奇。当晚约莫也是二更左侧，分付娘道：“我回来时，敲门响，你便开门。”虽则京城闹热，城外空阔去处，依然冷静。况且二更时分，雪又下得大，兀谁出来。

朱真离了家。回身看后面时，没有脚迹。迤逦到周大郎坟边，到萧墙^⑮矮处，把脚跨过去。你道好巧，原来管坟的养只狗子。那狗子见个生人跳过墙来，从草窠里爬出来便叫。朱真日间备下一团油糕，里面藏了些药在内。见狗子来叫，便将油糕丢将去。那狗子见丢甚物过来，闻一闻，见香便吃了。只叫得一声，狗子倒了。朱真却走近坟边。那看坟的张二郎叫道：“哥哥，狗子叫得一声，便不叫了，却不作怪！莫不有甚做不是的在这里？起去看一看。”哥哥道：“那做不是的来偷我什么？”兄弟道：“却才狗子大叫一声，便不叫了，莫不有贼？你不起去，我自起去看一看。”那兄弟爬起来，披了衣服，执着枪在手里，出门来看。朱真听得有人声，他悄地把蓑衣解下，捉脚步^⑯走到一株杨柳树边。那树好大，遮得正好。却把斗笠掩着身子和腰，蹲在地下，蓑衣也放在一边。望见里面开门，张二走出门外，好冷，叫声道：“畜生，做什么叫？”那张二是睡梦里起来，被雪雹风吹，吃一惊，连忙把门闭了。走入房去，叫：“哥哥，真个没人。”连忙脱了衣服，把被匹头兜了，道：“哥哥，好冷！”哥哥道：“我说没人！”约莫也是三更前后，两个说了半晌，不听得则声了。朱真道：“不将辛苦意，难近世间财。”抬起身来，再把斗笠戴了，着了蓑衣，捉脚步到坟边，把刀拨开雪地。俱是日间安排下脚手，下刀挑开石板，下去到侧边，端正了，除下头上斗笠，脱了蓑衣在一壁厢。去皮袋里取两个长针，了^⑰在砖缝里，放上一个皮灯盏，竹筒里取出火种吹着了，油罐儿取油，点起那灯。把刀挑开命钉^⑱，把那盖天板丢在一壁，叫：“小娘子莫怪，暂借你些个富贵，却与你做功德。”道罢，去女孩儿头上便除头面，有许多金珠首饰，尽皆取下了。只有女孩儿身上衣服，却难脱。那厮好会，去腰间解下手巾，去那女孩儿腋项上阁起，一

头系在自脖项上，将那女孩儿衣服脱得赤条条地，小衣也不着。那厮可霎②耐耐处，见那女孩儿白净身体，那厮淫心顿起，按捺不住，奸了女孩儿。你道好怪！只见女孩儿睁开眼，双手把朱真抱住。怎地出豁？正是：

曾观《前定录》③，万事不由人。

原来那女儿一心牵挂着范二郎，见爷的骂娘，斗鹬气死了。死不多日，今番得了阳和之气，一灵儿又醒将转来。朱真吃了一惊。见那女孩儿叫声：“哥哥，你是兀谁？”朱真那厮好急智，便道：“姐姐，我特来救你。”女孩儿抬起身来，便理会得了。一来见身上衣服脱在一壁，二来见斧头刀仗在身边，如何不理会得。朱真欲待要杀了，却又舍不得。那女孩儿道：“哥哥，你救我去见樊楼酒店范二郎，重重相谢你。”朱真心中自思，别人兀自坏钱④取浑家，不能得恁地一个好女儿。救将归去，却是兀谁得知。朱真道：“且不要慌，我带你家去，教你见范二郎则个。”女孩儿道：“若见得范二郎，我便随你去。”当下朱真把些衣服与女孩儿着了，收拾了金银珠翠物事，衣服包了，把灯吹灭，倾那油入那油罐儿里，收了行头，揭起斗笠，送那女子上来。朱真也爬上来，把石头来盖得没缝，又捧些雪铺上。却教女孩儿上脊背来，把蓑衣着了。一手挽着皮袋，一手绾着金珠物事，把斗笠戴了。迤逦取路，到自家门前，把手去门上敲了两三下。那娘的知是儿子回来，放开了门。朱真进家中，娘的吃一惊，道：“我儿，如何尸首都驮回来？”朱真道：“娘不要高声。”放下物件行头，将女孩儿入到自己卧房里面。朱真提起一把明晃晃的刀来，觑着女孩儿道：“我有一件事和你商量。你若依得我时，我便将你去见范二郎。你若依不得我时，你见我这刀么？砍你做两段。”女孩儿慌道：“告哥哥，不知教我依甚的事？”朱真道：“第一，教

你在房里不要则声；第二，不要出房门。依得我时，两三日
内，说与范二郎。若不依我，杀了你。”女孩儿道：“依得，
依得。”朱真分付罢，出房去，与娘说了一遍。话休絮烦。夜
间离不得伴那厮睡。一日两日，不得女孩儿出房门。那女孩儿
问道：“你曾见范二郎么？”朱真道：“见来。范二郎为你害
在家里，等病好了，却来取你。”自十一月二十日头，至次年
正月十五日。当日晚，朱真对着娘道：“我每年只听得鳌山^{②⑤}
好看，不曾去看。今日去看则个。到五更前后，便归。”朱真
分付了，自入城去看灯。你道好巧！约莫也是更尽^{②⑥}前后，朱
真的老娘在家，只听得叫：“有火！”急开门看时，是隔四五家
酒店里火起，慌杀娘的，急走入来收拾。女孩儿听得，自思
道：“这里不走，更待何时！”走出门首，叫婆婆来收拾。娘
的不知是计，入房收拾。女孩儿从热闹里便走，却不认得路。
见走过的人，问道：“曹门里在那里？”人指道：“前面便
是。”迤迤入了门，又问人：“樊楼酒店在那里？”人说道：
“只在前面。”女孩儿好慌。若还前面遇见朱真，也没许多
话。女孩儿迤迤走到樊楼酒店，见酒博士在门前招呼。女孩儿
深深地道个万福，酒博士还了喏道：“小娘子没甚事？”女孩
儿道：“这里莫是樊楼？”酒博士道：“这里便是。”女孩儿
道：“借问则个，范二郎在那里么？”酒博士思量道：“你看
二郎！直引得光景^{②⑦}上门。”〔眉批〕“光景”字新。酒博士道：
“在酒店里的便是。”女孩儿移身直到柜边，叫道：“二郎万
福！”范二郎不听得都休，听得叫，慌忙走下柜来。近前看
时，吃了一惊，连声叫：“灭，灭！”女孩儿道：“二哥，我是
人，你道是鬼？”范二郎如何肯信。一头叫：“灭，灭！”一只
手扶着凳子。却恨凳子上有许多汤桶儿，慌忙用手提起一支汤
桶儿来，觑着女子脸上丢将过去。你道好巧！去那女孩儿太阳

上打着。大叫一声，匹然^{②⑧}倒地。慌杀酒保^{②⑨}，连忙走来着时，只见女孩儿倒在地上。〔眉批〕利女儿之财者，朱贼也，而女儿又以朱贼生。为女儿加相思者，范二郎也，而女儿又以二郎死。事之怪幻，至此极矣。性命如何？正是：

小园昨夜东风恶，吹折江梅就地横。

酒博士见那女孩儿时，血浸着死了。范二郎口里兀自叫：“灭，灭！”范大郎见外头闹炒，急走出来看了，只听得兄弟叫：“灭，灭！”大郎问兄弟：“如何做此事？”良久定醒。问：“做甚打死他？”二郎道：“哥哥，他是鬼！曹门里贩海^{③①}周大郎的女儿。”大郎道：“他若是鬼，须^{③②}没血出。如何计结？”去酒店门前哄动有二三十人看，即时地方便入来，捉范二郎。范大郎对众人道：“他是曹门里周大郎的女儿，十一月已自死了。我兄弟只道他是鬼，不想是人，打杀了他。我如今也不知他是人是鬼。你们要捉我兄弟去，容我请他爷来看尸则个。”众人道：“既是恁地，你快去请他来。”范大郎急奔到曹门里周大郎门前，见个奶子，问道：“你是兀谁？”范大郎道：“樊楼酒店范大郎在这里，有些急事，说声则个。”奶子即时入去请。不多时，周大郎出来，相见罢。范大郎说了上件事，道：“敢烦认尸则个，生死不忘。”周大郎也不肯信。范大郎闲时不是说谎的人。周大郎同范大郎到酒店前看见，也呆了，道：“我女儿已死了，如何得再活？有这等事！”当地分不容范大郎分说，当夜将一行人拘锁。到次早，解入南衙^{③③}开封府。包大尹^{③④}看了解状，也理会不下，权将范二郎送狱司监候^{③⑤}。一面相尸，一面下文书行使臣房审实。做公的一面差人去坟上掘起看时，只有空棺材。问管坟的张一、张二，说道：“十一月间，雪下时，夜间听得狗子叫。次早开门看，只见狗子死在雪里，更不知别项因依^{③⑥}。”把文书呈大尹。大尹焦

躁，限三日要捉上件贼人。展个两三日，并无下落。好似：

金瓶落井全无信，铁枪磨针尚少功。

且说范二郎在狱司，闲想：“此事好怪！若说是人，他已死过了。见有入殓的件作，及坟墓在彼可证。若说是鬼，打时有血，死后有尸，棺材又是空的。”展转寻思，委决不下。又想道：“可惜好个花枝般的女儿！若是鬼，倒也罢了。若不是鬼，可不枉害了他性命！”夜里翻来覆去，想一会，疑一会，转睡不着。直想到茶坊里初会时光景，便道：“我那日好不着迷哩！四目相视，急切不能上手。不论是鬼不是鬼，我且慢慢里商量，直恁性急，坏了他性命，好不罪过！如今陷于縲绁，这事又不得明白，如何是了！悔之无及！”转悔转想，转想转悔。捱了两个更次，不觉睡去。梦见女子胜仙，浓妆而至。范二郎大惊道：“小娘子原来不死。”小娘子道：“打得偏些，虽然闷倒，不曾伤命。奴两遍死去，都只为官人。今日知道官人在此，特特相寻，与官人了其心愿。休得见拒，亦是冥数当然。”范二郎忘其所以，就和他云雨起来。枕席之间，欢情无限。事毕，珍重而别。醒来方知是梦，越添了许多想悔。次夜亦复如此。到第三夜，又来，比前愈加眷恋。临去告诉道：

“奴阳寿未绝，今被五道将军^{③⑥}收用。奴一心只忆着官人，泣诉其情，蒙五道将军可怜，给假三日。如今限期满了，若再迟延，必遭呵斥。奴从此与官人永别。官人之事，奴已拜求五道将军。但耐心，一月之后，必然无事。”〔眉批〕五道将军通窍。范二郎自觉伤感，啼哭起来。醒了，记起梦中之言，似信不信。刚刚一月三十个日头，只见狱卒奉大尹钧旨，取出范二郎赴狱司勘问。原来开封府有一个常卖^{③⑦}董贵，当日绾着一个篮儿，出城门外去。只见一个婆子在门前叫常卖，把着一件物事递与董贵。是甚的？是一朵珠子结成的栀子花。那一夜朱真归

家，失下这朵珠花。婆婆私下检得在手，不理会得直几钱，要卖一两贯钱做私房。董贵道：“要几钱？”婆子道：“胡乱^{③⑧}。”董贵道：“还你两贯。”婆子道：“好。”董贵还了钱，径将来使臣房里，见了观察，说道恁地。即时观察把这朵梔子花径来曹门里，教周大郎、周妈妈看，认得是女儿临死带去的。即时差人捉婆子。婆子说：“儿子朱真不在。”当时搜捉朱真不见，却在桑家瓦^{③⑨}里看耍，被做公的捉了，解上开封府。包大尹送狱司勘问上件事情。朱真抵赖不得，一一招伏。当案薛孔目^{④⑩}，初拟朱真劫坟当斩，范二郎免死，刺配牢城营^{④⑪}，未曾呈案。其夜梦见一神，如五道将军之状，怒责薛孔目道：“范二郎有何罪过，拟他刺配！快与他出脱了。”薛孔目醒来，大惊，改拟范二郎打鬼，与人命不同，事属怪异，宜径行释放。包大尹看了，都依拟。范二郎欢天喜地回家。后来娶妻，不忘周胜仙之情，岁时到五道将军庙中烧纸祭奠。有诗为证：

情郎情女等情痴，只为情奇事亦奇。

若把无情有情比，无情翻似得便宜。

注释

- ①曲江池：在唐代长安，为士女踏青游玩的风景名胜区。今已湮没不存。 ②金明池：在开封西边，五代时人工开凿而成，今已不存。 ③色色：样样，种种。 ④可知：当然，难怪，就是。 ⑤奶子：奶妈。 ⑥兀谁：谁，阿谁。兀，加强语气。 ⑦过来：来字原本作“幸”，形近而误。下文说“过去”。据文意改。过来、过去都是传递话。 ⑧如何：二字原刻缺，今补。他本都同。 ⑨失心风：失心疯。痰迷心、气迷心，神智不清。 ⑩收生：接生，助

产。 ⑪洩 (měi) : 托人, 求。 ⑫高杀: 高到头, 高到极点。 ⑬漏风掌: 伸开五指的大巴掌。 ⑭件 (wǔ) 作: 官府验伤检尸的差役, 由殡葬行家兼任。 ⑮水陆: 水陆道场、水陆斋。佛家语。设坛诵经, 超度水里和陆地死者的鬼魂。 ⑯暗行人: 夜行人。盗贼。 ⑰八棒十三的罪过: 轻罪、小罪。宋代杖刑最轻的打十三下, 笞刑最轻的打八下。盗墓是死罪。 ⑱萧墙: 屏风, 略如后世的照壁。此处指坟园垣墙。 ⑲捉脚步: 提起脚步, 蹑手蹑脚。 ⑳了: 疑卽了 (diǎo)。作动词, 悬挂。此处是钉进砖缝, 以便悬挂东西。 ㉑命钉: 棺材钉。连接棺盖与棺匣的铁钉。棺材是用参缝斗榫做成的, 其他部位不用钉。下葬后才钉死命钉。 ㉒可霎: 也作“可煞”。可是。转折词。 ㉓《前定录》: 唐代钟珙著。前定, 命中注定, 也称定数。此书所记故事, 《太平广记》中著录有若干条。 ㉔坏钱: 费钱, 花钱。 ㉕鳌山: 扎成鳌鱼山形的彩灯。元宵节观花灯的一个节目。 ㉖更尽: 旧时夜晚戌时 (晚七点起) 起更; 一夜五个更次。至寅时末 (晨五点) 更尽, 不再打更鼓了。 ㉗光景: 情况。此处犹言“好事”, 有问题。 ㉘匹然: 突然, 猛地一下子。 ㉙酒保: 也称酒博士。卖酒的侍者、跑堂的。 ㉚贩海: 走沿海和海外的商人。 ㉛须: 本来, 应该。 ㉜南衙: 开封府衙。相对于北衙而言。北衙为朝廷省台各官署所在。 ㉝包大尹: 开封府为中都, 府尹或府牧不常置。包拯权知开封府, 就是现在的首都市长。不过, 包拯任开封府尹不在徽宗宣和年间。说话人随意附会而已。 ㉞狱司监候: 下在牢狱候审。狱司: 司狱司, 管理牢狱的官署。 ㉟因依: 原因。 ㊱五道将军: 道教所说东岳大帝属下掌管人生死的神。 ㊲常卖: 宋代称呼小贩为常卖。 ㊳胡

乱：随便。 ③⑨瓦：瓦舍。参见卷三“三瓦两舍”注。

④⑩孔目：办理文案的官员。 ④⑪刺配牢城营：刺配，在脸上刺字，作为罪犯标志，然后流放，强迫服劳役。牢城营，集中管理罪犯的地方。